

“全面两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探究

陆杰华, 韦晓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形成了许多事实上的大龄二孩家庭。在大龄二孩家庭中,由于父母与第二个孩子之间年龄差距过大和两个孩子之间出生间隔过大,有可能会引发二孩家庭的亲子/同胞关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模式,进而对父母和第一个孩子不断调整与适应新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二孩生育给中国家庭带来的变动与挑战加以关注,探讨在“全面两孩”政策影响下,现有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大龄二孩家庭中亲子/同胞关系的变化模式,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

[关键词]全面两孩; 大龄二孩家庭; 亲子/同胞关系; 调适机理

[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学研究。

韦晓丹(1992—)女,广西南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硕士生,主攻人口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6-0204-06 **[收稿日期]**2017-07-12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正式推行。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与完善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当代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其政策的实施除了带来直接的人口学影响之外,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会极大地影响到具体承担生育子女任务的广大家庭^[1]。

毋庸置疑,在“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群体中有很多育龄父母年龄已经偏大。据测算,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者占49.6%,约为4526.0万人^[2]。这些年龄偏大者若是选择生育二孩就会形成事实的大龄二孩家庭。从家庭关系角度来看,大龄二孩家庭与其他二孩家庭存在一些明显差异:一方面,第二个孩子与父母的年龄差距过大;另一方面,两个孩子的出生间隔过大^[3]。这些差异会导致二孩家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引发二孩家庭的亲子/同胞关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模式,对父母和第一个孩子不断调整与适应新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深入落实,中国大龄二孩家庭的数量预计还会不断增长。有学者估计,中国40岁(2016年年龄)及以上育龄妇女在2017—2021年间预计将会累计新增生育约410.8万人,约占总体生育水平的20.1%^[2]。由此来看,大龄二孩家庭问题颇值得学术界乃

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聚焦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人口结构调整的意义,重点关注“全面两孩”会产生怎样的政策效果,却很少关注直接受此政策影响的家庭。除了与政策的实施效果紧密关联的生育意愿外,研究者较少关心家庭在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中的适应与变动^[3]。有论者指出,生育政策需要反思的关键问题不在技术层面,需要从价值层面进行重构,真正关注人文和观念层面的因素^{[4][5]}。因此,在“全面两孩”政策刚开始时,从家庭层面出发,厘清这一政策对家庭可能的微观影响,讨论二孩生育给家庭带来的变动与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鉴于此,本研究将从家庭微观视角入手,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在“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下,在现有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由“单独夫妇”^①或“双独夫妇”及一对出生间隔较长的子女构成的大龄二孩家庭中,其亲子社会化的内容以及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将会产生哪些变化,可能会面对哪些新问题?大龄二孩家庭中的父母和第一个孩子又该如何面对及解决这些问题,不断调整与适应家庭中这种新的亲子关系?

二、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

“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导致的政策性生育极大地拉长了二孩生育间隔,形成大龄二孩家庭。在本研究中,

^①“单独夫妇”指夫妻双方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另一方是非独生子女的夫妇。相应的,“双独夫妇”指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我们将大龄二孩家庭界定为原先为单独家庭(夫妻双方中仅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双独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生育了二孩,且一孩与二孩的生育间隔在15年及以上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生育二孩时的年龄相对较大,通常都在40岁以上,故称“大龄”。

在所有的二孩家庭中,二孩的出现直接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此之前,父母仅与一个孩子构成亲子关系,一孩只需要面对一对亲子关系。二孩降临后,父母需要同时与两个孩子构成亲子关系;两个孩子不仅要面对各自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还要面对他们相互之间的兄弟姐妹关系。

不同于普通二孩家庭,大龄二孩家庭具有一孩与二孩的出生间隔过大、二孩与父母的年龄差距过大的鲜明特征。因此,在大龄二孩家庭中,家庭关系、家庭互动以及家庭中亲子社会化的内容、方式、机制等都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各家庭成员在对新旧角色的学习与调适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的恰当与否,会对两个孩子能否健康、成功的社会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家庭关系的视角出发,二孩家庭中存在着三对不同的双向角色关系:父母与第一个孩子的关系;父母与第二个孩子的关系;第一个孩子与第二个孩子的关系。前者是早已存在的关系,后两者是伴随着二孩的出现而形成的新关系。对于新降生的二孩而言,其社会化过程是“从零开始”,具有相对较强的可塑性和调整性,更容易从小习得关于如何与兄姐相处的规范和文化;而对于父母和一孩而言,新出现的同胞关系、复杂化了的亲子关系为他们既有的社会化成果和接下来的继续社会化提出了新的内涵及新的挑战,因此作为本研究所关注与分析的重点。

(一) 直面二孩家庭孩子: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关系调适的新内涵

1. 家庭生活中心转变的情形下,如何平衡对两个孩子的关注度?

二孩的降生,使大龄二孩家庭的父母面临家庭生活由“单中心”向“双中心”乃至“多中心”的转变。二孩出生之前,一孩是家庭的唯一焦点,父母与一孩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家庭生活都围绕着一孩展开。但随着二孩的出现,这种单一的关系形式发生了改变,父母需要学习如何平衡对两个孩子的关注度。

首先,父母需要学会平等、公正地对待两个孩子,在给予幼小的二孩一定的照顾优先级的同时,必须适度关注和安抚一孩的情绪及心理变化,努力教育、引导

一孩积极适应新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环境,学习为人兄姐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胸襟。当然,这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即时性使父母作出生育决策往往较仓促,没有给父母思考如何顺利调适一先一后、一大一小的两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留有足够的时间;而在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较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社会文化从未给育龄父母提供这方面的知识^[1]。其次,育龄父母还需要谨慎地对待二孩的成长和教育问题,避免过度关爱。出于生育补偿的心理,所谓“老来得子”,父母可能会对二孩产生过度的爱护情绪和行为,结果造成极端溺爱子女,这会很容易导致孩子的成长缺陷。

2. 生理年龄增长的压力下,父母角色如何有效承担?

由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不可预知性以及再次生育的即时性和被动性,事实上的大龄二孩家庭的父母往往还会忽略,或者是来不及仔细考虑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自身心理、身体、认知功能上的变化,大龄父母在承担繁重的抚养义务时会愈渐力不从心。因此,在生理年龄增长的压力下,如何有效地承担父母角色,成为大龄二孩家庭父母在未来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亲子年龄差异过大,极易导致代沟。对于高龄父母和年幼的二孩而言,其年龄差异更甚于一般的家庭,甚至趋近于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差别。巨大的年龄差异意味着由于各自经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都会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裂缝与矛盾。这种裂缝和矛盾会直接影响父母和二孩之间的沟通方式、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容易引发不亲近、不信任、冷战乃至冲突。

其次,父母与二孩可能会由于区别于一般亲子的过大年龄差异而面临一定的心理压力。长期以来,在传统生育文化、生育习俗以及人们对生育健康知识的基本认知的影下,社会对亲子之间的年龄差异有一个大致的期待区间,人们对此有着基本共同的认知。对于年龄差异明显超出这个区间的亲子,人们会认为这是有些“不合常理”的,进而引发好奇、猜测等行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社会认知不仅可能导致年长父母和年幼子女遭受他人的“非议”,也可能使年幼子女在与同龄人比较各自父母时产生一定的自卑感。尽管目前尚未有经验研究对这些现象进行探究和证明,但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报道初窥端倪。例如,有与父母年龄差距较大的子女表示,经常被询问到自己的父母是否系爷爷/奶奶,常常会感到十分

尴尬^[6];还有人表示,从小特别害怕家长会和填表格时需要填写父母年龄的场合,有段时间对不重要的表格甚至会编一个“正常的”年龄^[6]。这也从一个侧面启示,大龄二孩家庭的父母需要给予二孩的心灵世界更多的关注,积极帮助二孩调整心态。

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龄二孩家庭的父母可能越来越难以负担繁重的抚养责任。在大龄二孩家庭中,尽管父母和二孩之间是亲子关系,但从年龄上看,他们之间更趋近祖父母和孙辈的关系。这种年龄上的较大差异,既可能造成父母在抚养二孩时在精力、体力、智力等付出上有所困难,还可能使得父母在对养育子女和养育孙辈的理解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些难以察觉、不由自主的模糊之处(特别是当一孩有了自己的子女需要父母帮助抚养时)进而给父母具体的抚养行为带来更多的挑战。

众所周知,父母养育子女与帮助子女养育孙辈的内在意涵和实际承担的抚养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在养育孙辈时,父母更多地是承担日常生活照看的责任,如接送上学、洗衣做饭;而养育子女时,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之外,父母还要在人格培养和知识教养方面负有非常重要的教育责任;另一方面,在养育孙辈时,父母更多地是尽量保证孙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换句话说就是“不出错”;而养育子女时,父母必须通过身体力行给子女树立榜样、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意识地把子女培养成为人格健全的人。因此,在物质资源之外,父母养育子女所需要的智识资源、情感资源、精力资源等都是繁重而无可估计的。由于生理年龄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体力、精力甚至部分智力的逐渐衰退,年龄过大的父母要独自完全承担这样的资源付出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当二孩进入青春期时,随着学业加重、身心发育迅速变化,由此可能产生的困扰、不安、焦虑、叛逆等问题给正逐步步入老年的父母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此时的父母是否能够具有充足的精力、充分的智慧和耐心,并以此引导二孩平稳度过青春期、帮助二孩健康顺利成长,这将会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困境,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父母可能会期待将一部分二孩的抚养义务转移到年纪较长的一孩身上。这可能会产生文化道德合理与一孩实际负担能力上的矛盾,进而导致父母和一孩之间在照顾抚养二孩问题上发生一定矛盾或冲突。

(二) 直面弟妹:大龄二孩家庭中一孩与二孩同胞关系调适的新内容

1. 心理上的变化和适应:情感稀释和财产分割

对于大龄二孩家庭的一孩而言,二孩的出现直接

打破了一孩对于包括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内的家庭资源的独占性,同时也为一孩的社会化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议题。

首先,一孩在家庭中一直以来仅仅承担独生子女的角色,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和焦点,独享父母全部的爱。但二孩的出现意味着一孩从此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唯一中心,失去了家中最受保护、照顾和重视的地位。因此,一孩需要学习从仅面对唯一的亲子关系,过渡到开始面对“被分散”或“被稀释”了的亲子关系;需要逐渐学会摆正父母、自己以及弟妹三者的位置,学会理解和接受父母在处理与自己之间的亲子关系方面的某些“不公平”,并且在很多时候还要学会适应被父母暂时的忽视^[1]。在与弟妹的互动中,一孩应逐渐习得有关“哥哥姐姐”角色的各种规范,学会谦让、承担、爱护和帮助,并且培养更为平和、宽容、豁达的品性。

这样的学习和适应过程,于一孩而言,将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是对其自我调适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学习能力、耐心、价值观念重塑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验。在此前全部的成长过程中,一孩从未承担过这样的角色,也从未学习过相应的角色规范。因此,在二孩降临初期,一孩很可能将二孩视为一个“抢夺者”的角色,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家庭危机模型和压力生活事件模型理论认为^[7] [P3-30] ^[8], 二胎的出现是一种压力生活事件,它会给包括头胎儿童及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带来诸多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威胁,这将导致家庭成员产生各种消极心理和行为变化^[9]。因为家庭在面对第二个孩子出生的过渡阶段中,会经历过去从未经历的围绕着家庭系统所发生的包括亲子关系、同胞关系、夫妻养育的投入等等在内的各种变化,这些新变化是造成家庭危机或者引发压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同胞关系出现的过渡阶段,头胎儿童会因为这些压力而产生行为问题和心理不适应^[10]。

事实上,如果一孩与二孩年龄差异很小,即一孩在幼年时便迎来新成员,两个孩子之间从幼小的时候就开始相互接触和共同生活,一孩在情感和认知上具有更强的可塑性,父母也更容易尽早地引导一孩适应和过渡,让一孩感到“情感稀释”的阶段,从而使得两个孩子更加容易相互适应。然而,当一孩与二孩之间年龄差距较大时,一方面,一孩的自我意识和角色意识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孩的独生子女身份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独生子女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对父母物质资源、情感资源独占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产生比较“顽固”的思维惯性,难以接纳家庭新成员的出现。

其次,对于一部分年纪较大、心智和人格发展相对

更为成熟的一孩而言 相比父母情感的稀释 二孩的出现导致的财产分割和继承问题可能成为他们更为担心的问题。随着一孩步入初中、高中乃至大学 他们开始逐渐发展了不依赖于父母的、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有了自己的“圈子”。因此 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取专一的情感支持的心理需要被淡化了^①。与此同时 由独生子女成长环境带来的家庭物质经济资源的聚集和由此产生的依赖惯性、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现行经济环境下就业、住房、婚嫁等压力的限制 一孩经济独立的年限有所推迟 依然保持着对原生家庭特定方面(房、车、嫁妆等等)高度的物质依赖性。已有大量经验研究证明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 子代经济依存向亲方倾斜 尤其在子代结婚、生育、抚养子女等消费上 依靠父母已成风气^[11]。近些年来 子代对亲代财产继承的权利关系仍在逐渐强化 父母的商品房、储蓄、股票等成为重要的继承对象^[12]。在社会生存压力逐渐增大、个体生存环境逐渐挤压的大环境下 二孩的出现直接打破了一孩对于家庭物质资源的独占性 甚至直接影响了一孩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质量、规划和发展 这对于一孩而言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2. 亲密同胞关系的培养: 直接互动的缺乏和代沟

培育亲密的同胞关系是实现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年纪相仿的兄弟姐妹由于几近相同的生活环境和十分充裕的相处时间 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建立起亲密的同胞关系。然而 对于年龄差距较大的两个孩子 亲密同胞关系的建立可能会面临一定困境和难题。

从客观环境而言 由于较大的年龄差异 一孩与二孩在时间、空间上都缺乏经常性直接互动的条件。例如 当二孩还在家中牙牙学语时 一孩已经进入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学习 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有限。亲密关系的形成和维护离不开频繁的且面对面的接触 一孩与二孩直接互动的缺乏会成为影响他们之间亲密同胞关系形成的一个重要阻碍。

从年龄大小而言 年龄较大的一孩会发展出相对更为独立和成熟的心智。这对亲密同胞关系的培养有其两面性: 一方面 相对于低龄一孩 他们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和自我调适性 哪怕是心理上不太接受二孩的出现 也较少地出现极端过激行为 或者是能够主动地调整心态以适应二孩的出现 主动地学习与二孩相处的规范文化; 另一方面 独立和成熟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刚性 内心对二孩有较强抗拒的一孩有可能

采取逃避的态度——或是在家时的不接触或是干脆不回家——后者是一种另类的逃避 这种逃避不再退回原生家庭 而是退回自己的“圈子” 如校园、工作场所 甚至自己新组建的小家庭中。

一孩“圈子”的建立还会被动地造成两个孩子之间的接触减少。显然 大龄一孩既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圈子” 回到家庭与二孩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因就学、工作而大大减少 进而被动地减少了与二孩相处的机会。由此不难推测 相比于低龄一孩 大龄一孩更难以与二孩形成非常亲密的同胞关系。

此外 一孩和二孩之间过大的年龄差异同样会带来代沟问题。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 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代沟的实际间隔大大缩短 早已不仅局限于父母和子代两代人的范畴。大约十年的年龄差距足以使一孩和二孩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关注热点、兴趣爱好等方面产生相当大的鸿沟 进而对二者的充分沟通和亲密关系的形成产生阻碍。

3. 多重社会化角色的要求: 兄长抑或家长

毋庸置疑 一孩在面对二孩时 最直接、最基本的角色身份是兄长。在这里 我们称之为“显性的”社会化角色要求 因为它是直接而外露的。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母逐渐衰老 以至于越来越难以完全担负起抚养和照看未成年二孩的义务时 一孩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隐性的”社会化角色要求——家长。

所谓“隐性”指的是一孩在名义上虽不具备家长的头衔 但实际上不得不履行一定的一般只属于父母的照护责任。当“高龄”父母在抚养二孩“心有余而力不足”时 他们可能期待将一部分无力负担的抚养义务转接到已接近或完全成年 有能力且“有义务”照看未成年二孩的一孩身上。父母们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虚构、无迹可寻和毫无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便存在着兄长照顾弟妹的传统。古语言道,“长兄为父”。“为父”二字阐释了为兄长者不仅要关心爱护弟妹 还要肩负教育和培育他们的责任。兄长与弟妹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不仅仅是一种兄弟姐妹之亲情 还隐含了一丝类似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养育之情。在具体实践中 直到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 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中) 由稍长几岁的子女(尽管其远未成年) 看护和照顾稍晚几岁出生孩子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在法律层面上 对此也有相关的要求。如中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13]。相关法律对此的解释为 结

^①当然 正如前文所言 这并非绝对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长久以来在独生子女状态下成长的孩子非常排斥与“可能的他人”分享父母的情感。

合中国家庭成员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实际,从爱小育幼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兄、姐在特定条件和特定情况下抚养弟、妹的内容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14]。

然而,一孩可能并不愿意甚至非常排斥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在一部分一孩眼里,突然降临的二孩不仅仅是自己的弟妹,还“相当于给自己生了个孩子”,父母年纪渐长甚至离世后二孩的抚养问题于他们而言实在太过于沉重了。这样的想法同样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社会现代性的加强伴随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提升和个体独立性被日益重视;传统的“大家庭”模式被逐渐打破,规模缩小、核心化是现代家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双孩甚至多孩家庭中,成年后的兄弟姐妹之间横向联系日益趋弱,联合家庭形式的衰落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相比原生家庭,个体会更重视自己组建的新家庭,强调对自我家庭的责任。其次,在目前大多数年轻人都能感受到生存机会紧张和生存状况挤压的现实下,青年人的生育意愿显著下降^[15]。同时,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青年人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降低生存压力已经在不断推迟婚龄及育龄^[16]。对于原本就不愿过多、过早生育和承担父母责

任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帮助父母抚育幼年二孩的意愿可能不会太高。同时,照看弟妹会给一孩直接带来许多实际可见的负担:未来二孩的考试、升学、工作、婚嫁等很可能都需要一孩在时间、精力、物质上提供一定帮助、分担一定责任,而这些投入不是可以简单估量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孩在将来的某个阶段可能会面临兄长/家长/子女三重角色的同时交错、矛盾和冲击:既要抚养自己的子女,又要赡养年迈的双亲,还要照看年幼的弟/妹。“长兄为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境下似乎得到了再实践,但其中可能暗含了一丝不情愿的味道。

实际上,在没有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前,80后到95后这一代半的原独生子女,本身就面临着“421”家庭结构带来的沉重负担,没有兄弟姐妹能够替自己分担赡养成家后夫妻双方父母的责任。如果父母在40岁后再生育二孩,待到一孩生育子女后(30岁前后),一孩事实上将面对“422”甚至“423”的家庭结构——夫妻俩人在中年,可能要同时养活7口人,并且依然缺少有能力的兄弟姐妹帮助分摊(见下图1)。这些都是大龄二孩家庭的成员未来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为此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需要给予必要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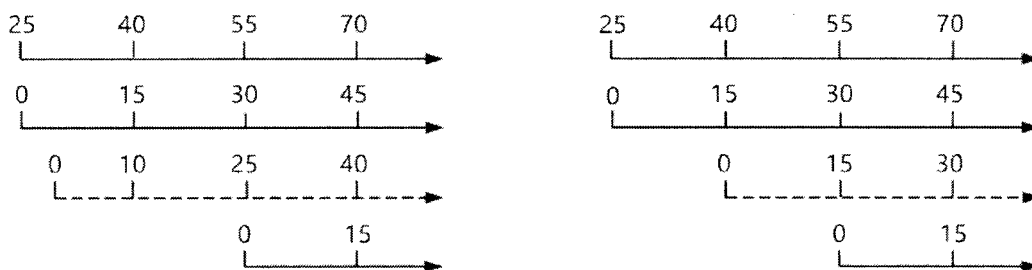


图1 普通二孩家庭与大龄二孩家庭家庭成员年龄轴

四、结论与讨论

通常,人们生育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全面两孩”政策最先、最直接影响到的是家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家庭从独生子女时代逐渐过渡到后独生子女时代,中国家庭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动^[3]。在“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且还将出现一批大龄二孩家庭。在大龄二孩家庭中,父母和第二个孩子之间、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异都远大于一般二孩家庭,由此也形成了相对而言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和问题。于父母而言,父母不仅要为平衡和调适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付出更多的努

力,还要思考未来在生理年龄增长的压力下,如何应对承担好父母角色可能面临的困难。于一孩而言,一孩既要积极面对因二孩的出现而打破的原先自己对于包括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内的家庭资源的独占,又要努力克服由于互动的缺乏和可能的代沟对培养亲密的同胞关系造成的阻碍,还要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同时承担起子女、兄长、家长等多重社会角色的负担。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当下已经显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需要大龄二孩家庭的成员及时地进行学习和自我调整;而另一些问题,可能要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逐步显现。如果未雨绸缪,结合实际的家庭情况早作准备,就有可能提前化解危机,将矛盾和冲突对整个大龄二孩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尽量降低。

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落实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会有更多现有一孩家庭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他们之中将产生更多的大龄二孩家庭。因此,对全面两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进行探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在当前一些准备生育或已经生育与一孩年龄差异较长二孩的家庭中,一孩对生育二孩表示极端反对的原因;明确二孩的出生可能给家庭带来的挑战,及时帮助大龄二孩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提前作好心理和文化上的准备,进而引导大龄二孩家庭中的成员尽快主动地学习新的社会化内容和调适好亲子、同胞关系。同时,可以为今后一定增长数量的大龄二孩家庭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及时的指导。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应共同帮助及引导大龄二孩家庭适应以上所言的变动,为培育亲密、和睦的家庭关系,塑造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作出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风笑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年轻家庭亲子社会化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 [2] 翟振武等.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 2014(2).
- [3] 风笑天,王晓焘.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向后独生子女家庭——“全面两孩”政策与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6(2).
- [4] 杨成钢.中国人口政策需要价值重构[J].人口与发展 2015(3).
- [5] 陆杰华,郭冉.2015:中国人口学研究回顾和述评[J].北京社会科学 2016(6).
- [6] 和父母年龄相差较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B/O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02453?sort=created> 2016-02-04.
- [7] Cowan P.A.&Hetherington E.M. Family transitions [M].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 [8] Rutter M. Transitions and turning points in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s applied to the agespan between childhood and mid-adulthoo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96 ,19(3).
- [9] Stewart R.B. The second child: Family transition and adjustment [M].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10] Kramer L. &Ramsburg D. Advice given to parents on welcoming a second child: A critical review [J]. Family Relations ,2002 ,51(1).
- [11] 田晓虹.论转型期亲子互动的特征[J].社会学研究 ,1996(6).
- [12]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及其时期差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3).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EB/OL].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847.htm 2005-05-25.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 第三章: 家庭关系 [EB/OL].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minshang/2002-07/11/content_297449.htm 2002-07-11.
- [15] 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 [J].中国社会科学 2014(4).
- [16] 陆杰华,王笑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变化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 2013(3).

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 Sibling Relations of Two-child Families with Senile Gravida under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LU Jie-hua¹, WEI Xiao-dan²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stant and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 a large number of two-child families with senile gravida come into being. In these families , since the age gap between parents and the second child is too big and the birth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children is too large , it may cause a different pattern from the parent-child / sibling relations of other two-child families , an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arents and the first child when they constantly adjust and adapt to the new relations. The paper tries to focus on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wo-child policy to Chinese families , explores the patterns of changes in parent-child and sibling relations of two-child families with senile gravida at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problems that may occur consequently.

Key Word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Parent-child / Sibling Relations; Two-child Families with Senile Gravida; Adapta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校对: 冯金忠]